

小说选萃

# 凤凰琴

岑燮钧

翁桂英住在后祠大院里，跟我家老屋面对面。自从死了男人，老得很快，她心心念念的就是娶两房媳妇，到处托人做媒，也问我母亲，娘家有什么姑娘，牵个线。

翁桂英的两个儿子，从小跟我们玩在一起的。大儿子比较老实，也肯干，后来倒是娶上了媳妇，分得一间屋，独过了。

小儿子叫周小丰，跟我同岁的，称得上是一个文艺青年，养着很长的头发，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带，唱着港台流行歌曲。翁桂英天天念叨，说男不男女不女的，哪个女人会喜欢？但是，儿大不由娘，周小丰依旧我行我素，开始捣鼓上了凤凰琴。开始的时候，听见一些乱音，不是“嘭嘭嘭”，就是“叮叮叮”，烦死人；后来，传出几个像样的音符，好像是“两只老虎”那样的简单曲儿；没多久，什么曲儿都能弹了，电视里放什么，他就弹什么。他很喜欢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就天天自弹自唱“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终于，有个女人肯跟他了，翁桂英又是喜来又是忧。她跟我母亲咬耳朵：“舞厅里骗来的，就怕这样的女人不肯做人家……”

你嫌人家，人家还嫌你呢。姑娘倒是愿意跟周小丰的，可是一看见翁桂英，她就不想来了。就这么一间老屋，还碍手碍脚住着一个老娘，这日子怎么过？这真是“没有媳妇挖里劳，有了媳妇气难逃”（所谓“挖里劳”者，周塘俗语，言“渴求”也），为了骗进一房媳妇，只能委屈老娘，翁桂英住到了柴间里。这柴间，也就十几个平方，三面是粪缸，出来的一条路，两边还是粪缸，真是罪过！

从前，翁桂英跟她的男人，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这吵架也是要遗传的。周小丰和女人好了不到半年，就乒乓乓乓，摔碗筷，摔面盆，摔桌椅板凳。舞厅里来舞厅里去，听说这女人跟别的男人不清白，周小丰堵住了男人，但那男人比他高大，当场开鎗，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这让周小丰很受伤。他在家躲了好一阵，有时弹弹凤凰琴，弹弹停停，好像在叹息什么，就像这回南天的天气，又潮又湿，让人憋气。有一回，他喝了酒，又跟女人大吵了一场，吵过之后，院子里横躺着一架凤凰琴，不知是女人扔出来的还是周小丰自己扔的。这架凤凰琴，一直躺在院子里，被细雨淋着，就像湿了长发的周小丰。周小丰以前也在大雨中淋过，大喊大叫地跑进大墙门去。而此刻，院中除了檐头滴下的雨水声，什么声音都没有，就那么静默着。后来这架凤凰琴不见了，有人说是被一个捡破烂的捡走了，有人说是翁桂英藏起来了。

女人走了，周小丰又一个人了。翁桂英还是住在柴间。夏天的时候，蛆虫爬出粪缸沿，苍蝇飞来飞去。

周小丰一直没有再娶女人。有人说，他有的是女人，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是跟某某的老婆有一腿，又说他在一个寡妇家里住过一个月。后来，听说他在舞厅里做保安——舞厅里会有女人？这时的翁桂英早已满头白发。有一回，她跟我母亲来商量，说有个外地女人，死了男人，带着两个小孩，在隔壁镇打工，倒是愿意嫁给小丰的。这事捣鼓来捣鼓去，最后，周小丰不要。他说，他没钱，也不想养人家的孩子。

翁桂英死了。周小丰仍一个人住在老屋里，他不再去舞厅了。

他依旧留着长发，但明显地有了白发。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乡村艺术家，或者是“痴儿”（疯子）。因为在周塘人有限的见识里，只有这两种人留着长发。但是他的长发很乱，连着他乱蓬蓬的络腮胡。他开始蹬人力三轮车，等在医院门口，或者菜市场门口……回来的时候，车上不是放着一点纸板，就是什么废铜烂铁。时间久了，老屋里塞满了捡来的东西。有人给他他说，不如放到柴间去。他说，柴间漏水。

其时，后祠大院内住的本地人越来越少，就连他的兄弟都搬出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年人。空余的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我母亲到大院里来，是来收房租的；我父亲，是来看祖父母母的。有一晚，我也在这老屋里坐了好一会，因为我祖父病了。

老屋里的月色很好，就像我们童年时，总是明亮的。那时，我们在月光下跑来跑去，大墙门口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突然，对屋里传来熟悉的乐声。这乐声是什么？……哦，对了，是凤凰琴！

“小丰还住在这里吗？”  
“他独卵光棍，能住到哪里去？养了两只狗，还给它买肉吃！真是傻啊，这么难赚的钱，卖纸板，卖废铜烂铁，还给狗买肉吃！……”我祖母碎叨叨着，“头发嘛，养得这么长，连我老太婆，都嫌头发长难受，他不难受吗？”

这时，忽听得一句绍兴大班，用凤凰琴烘托着，显得滑稽而苍凉。我们这里，大多数人唱越剧，只有做法事的道士才唱绍兴大班。绍兴大班粗犷激越，与越剧大不相同，是我们江南的异声，据说当年是从秦腔传过来的。

唱绍兴大班，全靠吼。对屋里就在吼：  
宋天子在河东围困七载，  
(白)老了，老了！  
急得我两鬓白亚似秋霜……  
后面，只听见不断地唱“悔不该”，好像唱了很多个，不知道他到底在“悔”什么。我祖父最喜欢听绍兴大班，他一听见小丰唱戏，不由得坐了起来，说这是在唱《龙虎斗》。  
但我总觉得，用凤凰琴伴奏，有点不伦不类。回去的时候，我想过去看一下小丰。母亲拉住我了：“有狗的，当心咬你，不要去了。”“狗有什么！”我刚说完，就听得一阵狗叫，还叫得很起劲，直到我们走出大墙门。  
“他现在捡破烂，脏兮兮的……”  
母亲又说了一句，我也就不说了。

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突出，除了有名的合集《古诗十九首》，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这首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当然我个人认为这首诗是民间的创作，后来经过后世文人的修改。但是无论作者是谁，这首诗中刻骨铭心的思念，穿越时空，千百年来不知触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全诗二十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技巧，却将一个思妇从入梦到梦醒、从绝望到收到书信的情感起伏写得真切动人，让人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诗歌开篇看似平淡，实则匠心独运。河边青草，春来又绿，本是寻常景色，在思妇眼中却成了刺心的景致。草色“青青”，意味着又是一年春；“绵绵”二字，既是草势连绵不绝的视觉描写，又暗喻思念的悠长无尽。这种以景起兴、景中含情的手法，正是汉乐府继承诗经，又加以拓展的典型特征。梦中相逢：虚实相生。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思妇明知远方的丈夫想也不想，却在梦中与他相见。梦境里他在身边，醒来才发觉人仍在异乡。这四句写尽梦境的慰藉与醒来的失落，这种从幻到真

芸窗札记

# 从《饮马长城窟行》说起

徐啸

的跌宕，恰恰源于对生活细节的真实捕捉——那个时代无数独守空房的女子，都在梦中与丈夫相逢，又在醒来时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诗人不必刻意渲染，只需如实写来，便已字字血泪。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两句写得极妙——枯桑虽无叶，仍能感知风吹；海水虽不冰，也能体会天寒。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连无情之物都能感知风霜，而思妇的孤独与寒冷，却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紧接着“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写的是邻人各自回家团聚，谁也不来安慰她一句。这种孤独感不需要华丽辞藻去修饰，只需如实道来，便让人感同身受。这种写实感，冰冷得连读者都感到绝

望。

诗歌后半段写思妇收到丈夫来信。“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汉代习惯把信做成鱼形状，所谓烹鲤鱼就是拆信。思妇拿到了信，但是紧张激动，自己都没力气打开信匣，只好叫孩子来代劳，这和现在接到心爱的人发来的信息，紧张激动得打不开手机解锁密码何其相似。“长跪读素书”——跪着读信，恭敬中透着珍重。“书中竟何如”，信中写着什么呢，只有六个字：“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你要好好吃饭，我会一直想着你。何等朴素的话语。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只有寻常夫妻间的叮咛。而恰恰是这平淡到近乎寒惨的六个字，道尽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爱情真相——他们在乎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对方能不能吃饱穿暖、好好活下去。

《饮马长城窟行》之所以具有这样穿越千年的感染力，根源在于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汉乐府的诗，不是文人关在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是直面现实生活、根据真实遭遇中的喜怒哀乐来进行创作的。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汉代征役频繁，多少夫妻被迫分离，这首诗中的思妇之苦并非某一个人的遭遇，而是那个时代无数家庭的真实缩影。正因如此，诗中的每一句才能写得那样贴切、那样自然，不隔一层。

反观当下的诗歌创作，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了。现在的中国诗坛，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词，充斥着大量无病呻吟之作。许多所谓的诗，堆砌辞藻、故作高深，却没有一个细节经得起生活的

检验。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诗人们不再像汉乐府那样“缘事而发”——他们没有真正深入生活，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只能依靠阅读经验制造“二手情感”；另一方面，许多写诗的人本末倒置，过分追求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情感的真实性。甚至，有些人只为了博个诗人的名头，连形式技巧都没有。于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在键盘上敲分行符形成的文字，灵魂苍白，情感空洞。当一首诗写“乡愁”而从未真正离开过家乡，写“孤独”而从未真正咀嚼过孤独的滋味，这样的诗怎么能打动人？

回到《饮马长城窟行》，我们会发现一个朴素而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情实感才是诗歌的生命所在。思妇的思念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青青的草色、梦中的相逢、醒来的失落、枯桑海水的感知、邻人的冷漠、一封家书六个字——这些细节看似平淡，却因为源自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拥有了穿透时空的力量。相比之下，当下那些无病呻吟的“诗歌”，情感是借来的，痛苦是想象的，孤独是虚伪的。读《饮马长城窟行》，千年之后我们仍能为那个独守空房的女子心酸；读某些当代诗，我们却感受不到任何真实的生命在跳动。在这个充斥着虚拟体验的时代，重申真情实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几乎是一种文化的自救。诗歌从来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而是深入生活的手段；不是情感的伪装，而是情感的本真。只有当诗歌重新找回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的真实感受，它才能再次成为照亮人类处境的明灯，而不是点缀文化荒漠的塑料花。

让诗歌回归真情实感，就是让诗歌重新成为人类精神的真实表达，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这条路，古人早已走过，如今却需要我们重新找回。这，或许就是一种讽刺吧。

芸窗札记

# 青瓷之变

孙燕戎

黎明前的杭州湾湿地，白鹭掠过正在施工的生态堤岸，穿着橙色工作服的护养员蹲在滩涂上，轻轻拨弄着刚栽种的红树苗。

青瓷开片的声音是慈溪最早的晨钟。越窑龙窑遗址的碎瓷片在霞光中苏醒，釉色里沉淀着两千年窑火不熄的秘密。我总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驻足，看那些冰裂纹如水墨般在青釉上行走，忽然明白这座城市的基因早已被高温淬炼，青瓷的裂变之美，正是慈溪人骨子里对突破的渴望。

三北平原的沃野上，咸涩的海风仍在传唱围垦的故事。祖父辈的扁担弯成月牙状，他们挑着浙东海岸线上最辽阔的平原。他们用芦苇捆扎海涂，以血肉之躯驯服潮汐，在滩涂上种出棉花般洁白的盐田，又在盐碱地里育出翡翠似的稻田。这种近乎执拗的创造力，像极了越窑匠人在窑变中等待奇迹的耐心。当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围垦区翻起黑浪，铁器与泥土碰撞出的不只是现代农业的序曲，更是一个民族从土地里生长工业文明的隐喻。

如今走进周巷镇的电器工厂，流水线泛着青瓷般的冷光。工人们调试模具的神情，与当年陶匠修坯时如出一辙。注塑机吞吐着七彩的原料，仿佛龙窑吞吐着天地灵气。那些即将流进渡重洋的电熨斗、咖啡机、空气炸锅，何尝不是新时代的“青瓷”？它们带着慈溪人特有的精细温润，在国外展销会上流转时，釉面般光洁的外壳映映着五大洲的面孔。有个做外贸的年轻人告诉我，他总在集装箱启航时想起古港船队里的越瓷，丝绸之路上的清脆的瓷音，此刻正化作跨境电商数据流里的脉动。

最动人的革新往往发生在晨昏交界处。杭州湾畔的科创园里，光伏板追着太阳旋转，像极了青瓷瓷口碗盛满阳光的模样。穿白大褂的姑娘在实验室调配新材料，显微镜下的分子结构竟与冰裂纹惊人相似。暮色中散步的老工程师突然驻足，指着跨海大桥的斜拉索说：“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芦苇捆扎术？”众人恍然大悟，那些深植于围垦记忆里的智慧，正在钢索的张力中完成现代性译解。

夜色浸染上林湖时，新落成的青瓷文化园亮起灯带。3D投影在宋代窑址上重现“千峰翠色”，数字修复的秘色瓷莲花碗悬浮空中，与星空连成浩瀚的瓷海。穿汉服的孩子举着发光青瓷灯奔跑，光斑掠过地方，AR技术正在重现已消失的九秋风露。守窑人后裔在直播间演示传统拉坯，评论区同时跳动着多国语言。古老窑火与赛博空间在此刻达成默契：文明的进阶，本就是新旧时的月光熔铸明天的太阳。

我轻轻叩响展厅里的现代青瓷作品，听到的不再是脆响，而是海陆交响的回声。这座城市早已懂得，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物，而是让每个时代都在窑变中诞生属于自己的秘色。当杭州湾的潮水漫过越窑遗址，咸涩的水汽里正结晶出新的传奇，那些带着青瓷基因的慈溪人，始终在裂变中寻找完美，于传统里开掘未来，将中国现代化的星火，烧制成照耀世界的明眸。



伴儿（油画） 邵千桐

散文诗

# 榫卯散章(外二篇)

张广

太和殿梁柱擎天而立，应县木塔檐角欲向云霄。飞檐斗拱如飞鸟展翼，凌空错落；玲珑榫卯藏于木构深处，在岁月风尘里静默生根，静静雕琢千年时光。

莫言木石无魂，一扣便成千古安稳。凸者为榫，凹者为卯。这一嵌一合，恰是命运于时光长河里温柔相触。多一分则挤，少一分则离；多一分则紧，少一分则疏。无需刻意讨好，不必谁为主导。你的轮廓，恰好是我缺失的一角；我的棱角，正是你静静等候的那一刀。纵使木身受潮生隙，纵使岁月剥落漆色，只要彼此紧紧相扣，便无惧风雨沟壑，亦无难跨世事长桥。

斗拱承檐，撑起华夏山河脊梁；雕梁画栋，镌刻历朝岁月风骨。一凿一斧轻落，一刨一墨细量，严丝合缝之间，铸就百年坚牢。凹凸相契，是天工造物之精巧；阴阳相合，是中式风骨的含蓄。榫卯一扣，世间再无这般妥帖的相守。

这凹凸之间，亦是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一榫一卯，一步一调，匠心绝活血脉里代代传抄。看不见的咬合，比世间誓言更牢靠；千年不倒的传奇，不止木头本身的坚韧，更在于彼此默默撑腰。唯有相扣的木骨深知，这般无言相拥，胜过万千喧嚣宣告。

榫卯无言，却稳稳撑起千年历史；嵌入灵魂的相契，从来无可替代。经得住流年推搡，看尽了人间世事喧嚣，这份东方精巧，足以令世人侧目惊叹。我们皆是世间榫卯，生来互为依靠，谁说刚硬，便一定要锋芒如刀？一木一魂，一榫一缘，刻进骨子里的华夏风骨：你是我命里恰逢的那一凿，我是你尘世等候的那一刀。

生活原如一把刻刀，慢慢磨平心性棱角，把分寸拿捏得刚刚好。世事纷

扰，人间浮沉，唯有彼此支撑、彼此包容，方能立得住、站得稳。刨花卷起淡淡木香，墨线弹正心底方寸。推刨游走卷起木浪，凿子轻敲凿出月牙弯桥。放线不必拘泥尺规，匠心落眼便是鲁班刀法。一锯一凿，一嵌一合，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记号。

木匠常言，榫头要削得圆润温婉，如初嫁姑娘，眉眼温柔，心性平和。这便是榫卯藏了千年的哲学：刚柔并济，互补相生。它是古建木构的筋骨，是东方营造的密码，更是中国人和合共生的处世之道。在凸与凹的默契里，藏着中华民族良辰底色；在榫与卯的相守中，载着华夏文脉生生不息的执着与传承。

## 老黄牛啊，你慢慢走

你拉着日子，一步一步走。  
二十多个春秋，你驮着我长大，驮来了家里的米粮，也驮来了我的学费，驮得动满天星斗。父亲烟袋锅里明灭的愁，你比谁都看得透——可你从不说，只把头埋得更低，把犁扎得更深。

我记得站在你背上去摘坡上的野枣，拉着板车送我们家的公粮。后来我背着行囊去了远方，你还在田埂上跟着父亲忙。每次回家推开院门，你总抬眼望我，唉声软得像旧时光。

你把青草嚼成了白面馍，把力气换成了书页和墨。我们家干瘪的日子，被你一点点撑圆。你瘦骨嶙峋的身体里，淌着一条不干的河流。

那天暮色渐合，你跪倒在新翻的犁沟。扭头看父亲，眼里满是愧疚——像是在说，这辈子，就陪到这儿了。一声哀鸣刺破苍穹，父亲抱着你哭得像个孩子，浑身颤抖。

你走到天边，也是一头好牛。哪块地

该播哪个种，你比谁都记得清。临了还把这土地磕了一个头，用一生的力气，偿还父亲的恩厚。

父亲跪在你面前，像跪着另一头老牛。

老黄牛啊，你慢慢走。每一道犁沟都记得你低着的头，一家人的眼泪是你最后的报酬。你陪父亲走过最难的春秋，如今化作星辰，守望村口。

半生相伴，化作岁月的酒。敬你，敬他，敬这日子的稠。

## 一隅清欢

我不羨那万里山河的壮阔，只贪恋这一隅的安稳。

当春光漫过墙面，仿佛是岁月伸了个懒腰，将流年揉成了温柔的橘色。墙角的菊香沉静如昨，蕨叶在光影里悄然舒展，像是在守护着一捧山野的清欢。这里不必喧嚣，也不必走远，只需静揽这一份人间的悠闲。

风是时间的针脚。晚风轻拂庭院，把故事酿成浅浅的甜；雨丝爬过旧檐，将光阴织成半匹素绢。窗沿的茶烟袅袅，把浮生煮成了半日的清闲。松风缓缓，竹影悠然，我看淡了世事的浮沉与聚散，只愿安享当下的清简。

这方寸之间，藏着一行山水幽远，也藏着人间的烟火深情。看那醒狮静默伫立，一针一线皆是古韵；器物在光影里错落，不言不语，却有风骨。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摆件，而是山河安然的注脚。

原来，真正的清欢，并非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

把风尘化作菩提的禅意，慢煮半盏岁月。一景一物，自成欢喜；一心一境，便是桃源。

# 节气里的夏天

金幼萼

立夏	芒种	小暑
暖日初晴照，柔丝舞柳高。 素香摇翠影，红蕊绽轻涛。 云卷青山远，莺啼绿树高。 此间情不尽，诗意满襟袍。	仲夏初时至，农家忙未央。 麦收千顷浪，秧种万行芳。 汗滴田间土，心牵垄上粮。 生涯酬四季，勤勉莫彷徨。	盛夏炎光炽，林阴满院香。 荷池摇碧浪，柳岸映斜阳。 雷起天边醒，蝉鸣树上狂。 闲来阅书卷，心境自清凉。
小满	夏至	大暑
细雨田畴绿，清风拂麦芒。 绿云浮野阔，黄穗映霞光。 鸟语声清脆，花香处处芳。 人生求小满，岁月自安康。	夏至日初长，杨梅满树红。 望梅思止渴，忆忆魏曹公。 林密蝉声远，溪清鹤影丰。 心随云卷尽，意自远尘中。	大暑炎蒸极，骄阳烈焰红。 山川蒸激沸，草木隐葱茏。 林密蝉声噪，池清蛙鼓隆。 幽居避暑署，风送晚来空。